

京师学术随笔



瀛寰回眸

在历史与现实中

张广智 /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015026252

C52
352

丁未
随笔



瀛寰回眸

在历史与现实中

张广智 /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瀛寰回眸：在历史与现实／张广智著．—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

(京师学术随笔)

ISBN 978-7-303-18056-1

I. ①瀛… II. ①张… III. ①史学史—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K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1568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http://gaojiao.bnup.com>

gaojiao@bnupg.com

YINGHUAN HUIMOU

总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19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55 mm × 235 mm

印 张：21.25

字 数：275千字

版 次：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58.00元

策划编辑：谭徐锋

责任编辑：谭徐锋

美术编辑：王齐云

装帧设计：耿中虎

责任校对：李 菡

责任印制：陈 涛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0825

前言

这本小书的完成，全赖北师大出版社谭徐锋君的支持。我的这些篇什辑集成书真能忝列“京师学术随笔”系列，不辱诸大家之名声吗？对此，我并不自信，但小谭却显得颇有信心，他回想当年读我主著的《西方史学史》时的情景；赞扬我已发表且散落在各处的文字，说它非常适合“学术随笔”。就这样，《瀛寰回眸：在历史与现实中》被催生了。

然而，《瀛寰回眸》这一书名得来却颇费心力。起先，我用《回眸：在历史与现实中》作为书名，吟读之余，自觉尚可。谭君见后，说这套系列之书名，多是四个字或五个字，最好是个成语。我思忖良久，改成《回眸与省思》。

但我斟酌再三，自己倒觉得不认可了。正值苦恼之际，眼光不由落在案头已出的“京师学术随笔”系列之一：冯天瑜著《天光云影：文化史漫记》。冯君书名《天光云影》取自朱熹

诗《观书有感》之一：“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诗后两句有相当的知名度，常为人引用。但冯君逮住了第二句，取其前四字“天光云影”作为书名，气度不凡且充满诗情画意，不仅与其选编各辑内容连接，而且也切合他作为一名文化史家的身份，令人不胜歆羨。

由《天光云影》一书，忽然想起三年多前与冯君在复旦相见时的情景：是时，我校召开“历史学家与哲学家对话”学术研讨会，我们以历史学家的身份联袂与会。那次会议与哲学家的“对话”，我已淡忘，唯有旧雨新知之间的真情，总是难以忘却。曾记得：浦江夜游时，在船头，在晚上，我与天瑜遥看这两岸灯火，回忆十多年前，楚天云舒云卷，观东湖水中月影，又食武昌鲜鱼……

“沪上一别，疏于问候，不知不觉间，已有三年多没有谋面，时间过得真快啊！”我接通天瑜的电话，说道。

他对三年前的那次浦江夜游，记忆犹新，回忆道：“那晚，凉意袭人，已知深秋矣，我们进入船舱，继续神聊，是吗？”

……

我说起当下的书名事。天瑜兄随即说：“让我想想，晚上再给你打电话，切磋一下，好吗？”

晚，七时许，电话铃响，那头传来老友的笑言：“你说的用‘语丝’，立意不错，比如《复旦语丝》或《晚霞语丝》，我以为都可以考虑。又如《博观约取》也可以参考，这或许与你的世界史家的身份相符合。”

“这些都好，但阁下的《天光云影》多有诗意，真让我羡慕。”我即回复说，“我也拟了一个，名《瀛寰语丝》？”

“好，《瀛寰语丝》好。”

电话那头停顿了一下，我以为是断线了，但没有。瞬间又传来他的声音：“广智兄，我想了一下，取你最先书名中的‘回眸’，在文前冠以你现在说的‘瀛寰’，合成《瀛寰回眸》，行吗？”

“《瀛寰回眸》，行！”这本小书的书名，就此定下来了。我与冯天瑜教授合力打造出了一个双方都觉得满意的书名，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从中也显示了我们之间的一份浓浓的学术情谊，更让我难忘。

“瀛寰”者，广阔无垠的大千世界也，乃受启于先贤徐继畲的《瀛寰志略》一书，它是近代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时代思潮中的一波浪涛，让后人在认识世界与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受益不已。进而言之，面对大千世界，“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世界历史犹如一条长河，奔腾不息，在那里，文化在演进，文明在更替，历史的运动牵动历史学的运动，传统与革新相伴，东方与西方贯通。蓦然回眸，这是一幅多么色彩绚烂、多么气象万千的“瀛寰”历史长卷啊。然吾生有限，知也有限，像我这样一个愚钝之人，虽百般努力，也只能从中“博观约取”，撷取一些“学海语丝”而已。倘如是，作为一个一辈子在世界史园地耕耘的人，也就心满意足了。

小书收录34篇文章，不包括“东吴散记”里面的文字。大致分为四辑，除第四辑可独立成篇外，其余三辑互为联系，相互牵引，比如第一辑关于历史与文明，第二辑关于史学文化，总之各辑之间，都难有一条明显的边界线，重要的都是为了传达前述“瀛寰回眸”之旨趣。

这里的篇什，长短不一，但文体都相似，都是随笔，追求的是明白晓畅，而非高头讲章。它大部分发表过，另有的是未刊或最近新写的。在汇编成书过程中，原文内容仍显原貌，总之一仍其旧。当然，出于体例上的考虑，也做了一些技术性的文字编辑工作，如删除了部分篇章原有的注释，也改制了一些文章的标题等，这都是为了适应随笔的文体。各篇文末均注有原文出处，未正式发表过的，则标出写作时间。至于“东吴散记”，正如“题记”所言，这些文字是在客座东吴时的“随记”，现借助“瀛寰回眸”之力，从中撷拾一些，整理成文，得十二篇。既说“瀛寰”，哪有不写“宝岛”，何况这也是我人生中一段难以忘却的学术经历。要说散文，这或许就是一种散文吧。但就其内容而言，所言还是学

林中的人与事，与前几辑的学术文脉也是息息相通的。

还需说明的一点是，本书特邀张广勇先生为第一、第二两辑配图，余两辑由本人选入，以衬托文字的历史语境，增强内容的现场感。复旦大学出版社编辑史立丽与我系博士研究生邓欢，助我编辑本书甚力。蔡幼纹女士是这本小书的第一位读者，在成书过程中，她总是不断地为拙作“咬文嚼字”，给我以具体的帮助。在此，对以上提及的诸君，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小书既出，希望能得到读者的喜欢，也期盼大家的批评指正。

张广智 2013 年 12 月 22 日冬至日

于申城书馨公寓

目 录

一、博观约取

“希腊的奇迹” / 3

古罗马文明兴衰启示录 / 15

恺撒的三月十五日 / 21

“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由古代西方历史理论说开去 / 28

告别中世纪：西欧社会近代转型问题断想 / 39

“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 50

读 J. M. 罗伯茨著《世界文明通史》

随感 / 57

“永远的财富”——重读梁译本《世界史纲》 / 61

《话说西方》小引 / 66

黑白之间——看《赫鲁晓夫画传》偶感 / 71

海格立斯的第十三件“苦差事”——冯天瑜著《“封建”考论》读后 / 75

罗素给了我们什么？ / 79

《绘画世界文明史》构想 / 83

寻梦天涯 / 102

二、学海语丝

“永久的魅力” / 107

西方史学传统之我见 / 112

西方古典文化三题 / 121

漫议西方史学的反省（古代篇） / 129

漫议西方史学的反省（近现代篇） / 140

二十世纪西方史学之鸟瞰 / 154

也说新文化史 / 169

历史教育与现代影视 / 174

漫话影视史学 / 184

探索无止境——朱政惠著《美国中国学史研究》读后 / 195

中国的西方史学史之史：历史、现状与
展望 / 201

中国史学如何走向世界——由法国年鉴学
派走向世界说开去 / 215

三、士林往事

垦荒者的足印——回忆耿淡如先生 / 225

我眼中的周谷城先生 / 234

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郭圣铭先生与
《西方史学史概要》 / 239

1985年：中国西方史学史之一页——记谭
英华先生 / 250

为了寻求真谛——序朱本源先生《历史学：
理论与方法》 / 259

我与京城四老的书缘 / 270

总是难以忘却——写在大学毕业五十周年
之际 / 278

1964 年：中国研究生教育之一页——追忆
我在复旦的研究生生涯 / 284

四、东吴散记

在外双溪畔 / 296

铃声 / 298

A301 室 / 300

“天凉好个秋” / 303

一件小事 / 306

访“史语所” / 308

寻“淑馨” / 312

与邓君一家北台湾行 / 315

看京戏 / 318

在钱穆故居演讲 / 321

吃饭 / 324

播种 / 327



一、博观约取

“希腊的奇迹”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古希腊文明的“后来居上”令后人瞩目。当希腊世界尚处于榛莽之中，古代东方一些地区却早已建立起丰饶的农业文明的奴隶制国家了。古希腊文明起步较晚，但发展特快，随着公元前8世纪“荷马时代”的终结，开始跨入文明时代的门槛，历二三百 years 之久，至公元前5世纪盛极一时，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已处于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超过了比它早二千年进入奴隶社会的一些东方文明古国，被一些学者称之为“希腊的奇迹”。

以希腊国土之贫瘠，疆域之狭小，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腾飞”，创造出令后世震惊的历史业绩和文化遗产，其原因何在？

古希腊文明的生成与发展，是建立在古代

东方文明长期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这是它腾飞与后来居上的时代背景与历史前提。

世界文明的曙光最早出现在东方。大约在公元前 3500 年前后，首先在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地区，接着在埃及的尼罗河流域，率先完成了从新石器时代的部落文化向文明社会的转变，继后在印度河流域（公元前 2500 年）以及中国的黄河流域（公元前 2100 年）也相继建立了文明。希腊城邦开始建立于公元前 8 世纪，与上述这些地区的文明国家相比，大抵要晚出二三千年之久。

古代东方诸国进入奴隶制社会，一般是在铜石并用或青铜器时代。约在公元前 3000 年，西亚与印度等地区的青铜冶炼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古代东方诸国就是在这样的生产力水平上，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创造出了非凡的文化成就。然而，得天独厚的是，古希腊文明的起步，却开始在一个具有更高生产力水平的起点上——铁器时代。公元前 2000 年，居住在亚美尼亚山区的基兹达人发明了冶铁术，公元前 1400 年开始传播开来，至公元前 1100 年已传至希腊，这也正是希腊由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过渡的时期——荷马时代（公元前 12～前 8 世纪）。荷马史诗已有多处提到了铁器的使用，在出土的铁器中，有铁剑、铁斧、铁刀等，属公元前 9 世纪的铁器工具就更多了。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为生产技术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物质基础，这就加速了原始公社制的瓦解以及向奴隶制的过渡，至荷马时代末期，希腊已处于文明时代的门槛上了。可见，古希腊从荷马时代终结文明兴起之日起，到公元前 6～前 5 世纪达于全盛，仅二三个世纪就后来居上，处于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从总体上这是因为他们接受了蕴积已达二三千年之久的东方古国的物质文明的历史遗产。因此，“希腊奇迹”的出现，归根结底也需要由这个物质基础来加以说明。倘没有东方古老文明这一历史遗产。古希腊人要在短期内实现腾飞创造“奇迹”是难以想象的。

古希腊人不仅在物质文化上踏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行，而且在精

神文化上也继承与吸收了东方文明的历史遗产。古代东方的文化是世界文化史上最早的一种文化，是人类文明史的瑰宝，它在哲学与科学等各个方面，都为希腊文明的突兴奠定了根基，甚至连它的字母也是以腓尼基字母为基础而加以改进与发展起来的。就以自然科学知识而言，古代东方人在邈远的年代里，就在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医学及建筑学等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尤其是数学学科更是突出。由于测量土地和兴修水利的需要，使埃及几何学知识相当发达，他们很早就求得长方形、三角形、梯形和圆形的面积。苏美尔人甚至早在公元前 2500 年之前，就已经制定了乘法表，后来又相继制定出平方表、平方根表和立方表。印度人更是发明了十个数字符号（这十个数字后由阿拉伯人略加修改，传至世界各地，被称为“阿拉伯数字”），极大地方便了数学的演算，推动了数学的发展。哲学家柏拉图曾有言，“假如和埃及人相比，我们是幼稚的数学家”。希腊数学乃至全部自然科学之于整个东方，也大体如此。

所以，拜东方文明为师，这是当时希腊人智者的一种“世界眼光”。如果说，“希腊人最鲜明的特点是正确地理解世界能力”的话，那位被誉为“历史学之父”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正是这样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智者。他从相对主义的观点出发，认定各民族各有长短，彼此不应鄙薄轻视，而应互相尊重、取长补短，他进而认为，东方是一切文化和智慧的摇篮，在他的传世之作《历史》中，非常重视东方文化对希腊的影响。他指出，埃及的太阳历要比希腊的历法准确，希腊人使用的日晷最早是由巴比伦人发明的，希腊的字母是从腓尼基人那里学来的，希腊人还从埃及人那里学会了“量地法”（几何学）。希罗多德在当时的认识，无论如何都是有器识的一种表现，他被人诬称为“亲蛮派”（实为亲“东方文化派”），这恰恰反映他确是那时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先行者。属于此类先行者在希腊哲学家和科学家中不乏其人，如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等人，他们与希罗多德足迹遍布东方各个角落

一样，也奔赴埃及、巴比伦等地，学习考察那里先进的科学知识与技术，如泰勒斯寓居巴比伦，一住就是 12 年，在那里悉心研究数学、天文学等。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称希腊是东方文明的“学生”，也就一点不过分了。



雅典卫城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拜东方文明为师的希腊人，又终于赶上和超过了“老师”。世界历史发展到公元前 1000 年代，即在进入铁器时代之后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已经历两千多年发展的东方文明，至此已略显老态，后起的东方的亚述、新巴比伦和波斯帝国，在当时虽以强悍的军事实力和凌厉的攻势称雄于一时，但武力统治终究不能长久，如在希波战争中（公元前 492～前 449 年），希腊各邦以雅典为核心，众志成城，就击败了波斯帝国的倾国之师，这一胜利奠定了古希腊文明的世界地位，至此，古代世界的文明中心经历了一次转移，公元前 1000 年代中叶，大体是希腊城邦在世界古代史上熠熠闪光的时代，也是世界文明新的中心之所在。

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在《全球通史》中用“可接近性”(accessibility)这一术语来说明古希腊文明勃起的历史原因，他指出：“如果其他地理因素相同，那么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各民族之间的可接近性。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那些民族，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看来，在古代亚欧诸民族中，希腊人确是这一原理的主要受益者，特别是在公元前一千年代。

但可贵的是，希腊人毕竟不只是一味依赖与享用东方文明已有成果的民族，它与东方文明的接近，远没有达到不能保持自己特点的地步。恰恰相反，他们善于把外来文化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希腊人所借用的，无论是埃及的艺术形式还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数学和天文学，都烙上了希腊人所独有的智慧的特征。这些特征归结起来，就是虚心、好奇多思、渴求学习、富有常识”。用柏拉图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把一切从外国借来的东西变得更美丽”。奠基希腊文化，当然需要多方引进域外（主要是东方）文化，但“借来”不等于盲目照搬，而是需要经过本民族的消化、吸收与创造，才能使它“变得更美丽”。如果将东方文明的历史遗产比作“种子”，那么将这“种子”移植到希腊的国土里，还需要经过筛选、淘汰与改进，才可能使这颗植根于希腊土壤的东方文明的“种子”得以萌发、成长直至开花结果。希腊人的这个历史经验似乎也应当为世界其他民族在引进外来文化时所仿效与记取。

一定的历史活动总是要以一定的地理条件为基础。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考察的是，古希腊世界的自然条件怎样便于吸收东方文明的成果，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其自身文明发展的进程。历史是人类的创造。正如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他不可能凭空地创造世界，因而也就不可能